

韓國漢語學習者漢字學習偏誤研究

劉承峰 朴恩實

(華東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 中國上海 200062)

一 引言

對外漢語教學領域對國別化的重視是教學觀念上的重大進步,改變了以往依靠同一個教學模式、同一套教材應用於所有教學對象的狀況。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中,也存有簡單化傾向:或者按照年齡區分教學對象、或者按照“水準”區分教學對象、或者按照生源國別區分教學對象,這一類區分都存在較大問題,即不同類型的教學對象內部無一致性,對外部無排他性。具體到漢字教學領域,大量研究會根據教學對象是否屬於漢字文化圈而區分為有漢字背景的日、韓、越等學生和沒有漢字背景的歐美學生,對於同屬漢字文化圈的不同國別的漢語學習者的個性差異沒有足夠重視,這一做法主要基於假設其內部無差別——韓文和和日文一樣是與漢字並存的兩套文字符號系統(江新, 2002、2003; 潘景景, 2007),但實際情況複雜。

韓國曾長時間借用漢字作為書寫符號系統,形成並留存了一大批漢字詞,占了韓語60%左右,韓國自1968年起推行“韓文專用政策”,即漢字圈內的漢字詞在日常生活中轉寫韓文,自1972年起,初中階段開始逐步恢復漢字教育,設定了韓國《1800個教育用漢字》(以下簡稱《教育用字》),但是,由於漢字在大學入學考試中並無地位,因此,韓國學習者在本國學習漢字的動力並不大。

總之,對韓文文字系統的誤解導致對韓國漢語學習者漢字教學的重視程度不高,客觀上導致其書寫能力提升較慢。本文將對韓國漢語學習者的漢字書寫情況進行系統調查,並對其偏誤動因加以探討,最後希望提出相應的教學策略。

二 韓國漢語學習者漢字書寫偏誤的類型

與漢字本體研究有所不同,本文關注韓國漢語學習者漢字學習過程中的書寫偏誤類型。

朴恩實(2011)對 HSK 動態語料庫中韓國學生作文語料中漢字錯誤進行了調查,收集了 9、10、11 級三個漢語水準的作文,藉以考察在隨識字量的增加而錯字類型是否有變化。每級漢語水準再分為男、女兩組,共六組,9、10 級每組收集了 25 篇作文,而 11 級因作文數量有限只收集了女同學的 10 篇和男同學的 5 篇作文,共收集了 115 篇作文,總字數約達 45005 個字。平均每一篇作文的字數量約為 390 個字。

HSK 水準	性別	作文數	總字數
9 級	男	25	9855
	女	25	9610
10 級	男	25	9720
	女	25	9820
11 級	男	5	1850
	女	10	4150
合計		115	45005

表 1-1. 收集語料的分布

基本結論如下：

筆形：HSK 作文語料的各種筆形偏誤略都出現在問卷中。問卷的統計結果顯示，撇、提、點筆的糾正率還是很低，其中點筆偏誤很顯著，每組都 60% 以下的糾正率。點筆偏誤呈現了“點筆脫方塊，點筆失去了運筆方向，點筆的短豎、短橫筆化”等的偏誤情形。另外，提筆偏誤還是有“提筆寫成橫筆或提筆失去了筆向”等的偏誤情形，撇筆偏誤出現了“撇筆與橫筆的混淆”等的偏誤情形。然而鉤筆偏誤與作文語料的結果有些偏差。在問卷中，鉤筆是有一定的糾正率。之外，形變偏誤的糾正率，明顯呈現隨漢語水準的提高而增高的趨勢。

筆劃組合方式和筆劃數目：筆劃組合方式和筆劃數目類型的糾正率明顯比其他偏誤類型高，略都達到 60% 以上的糾正率。各組在減筆偏誤上很優勢，都達到 90% 以上的糾正率。然而對比偏誤中，HSK 成績為 5 級以下的男女生都 60% 以下的糾正率，不過呈現了隨漢語水準的提高而糾正率也逐漸提高的趨勢。

結構層次偏誤：在各組裏，結構偏誤的糾正率都比較低，不過漢語水準的提高而錯誤的糾正率也逐漸增高。也可以說，隨著漢語水準的提高，韓國學生對漢字結構層次的意識也逐漸形成。

結構鬆散：結構鬆散的糾正率很低，在各組裏 65% 以下的糾正率。漢語水準 8 級以下的，尤其是男生的糾正率很低，而且是 9~10 級的學生偏誤中也常見。

除此之外，部件和整字的統計結果與作文統計結果偏差很大。在作文語料中，9、10 級女生的結構層次偏誤和結構鬆散偏誤分別是 3%、1%，而在問卷中它的糾正率分別是 71%、65%。這個結果有可能是問卷設計的特殊性造成的，即在問卷中，我們篩選的漢字影響了研究的結果。譬如，我們為了涉及增減筆偏誤選用了“~~友~~（發）”，學生糾正錯誤時點筆常常脫方塊導致了結構鬆散偏誤。因而在問卷中的結構鬆散偏誤比作文多。結構層次偏誤也相同。

三 漢字書寫偏誤的深層動因

探求漢字書寫偏誤的深層動因，對於偏誤類型的原因，我們認為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3.1 韓語文字書寫習慣的負遷移，主要是基於韓國文字的形體特徵與漢字書寫方式的對立，如鉤筆的省略，點筆的短橫短豎化，撇、捺、提筆的直線化等等韓國漢語學習者常見的筆形偏誤；

3.1.1 歷時角度

通過梳理韓文創造機制與韓文的形體特徵，考察韓文形體語漢字在歷時上的內在關聯。

從構形依據來看，韓文與漢字是不同的文字，不過，從文字的形體來看，韓文與漢字還是有一些共同之處。

(1) 韓文字素的造字方法與漢字“六書”有相似之處

韓文字素的造字法設定的基本字素採取象形原理，在此基礎上採用加書、並書、異體等方法派生出同一系列的其他字素；這一造字法與漢字“六書”有相似之處，漢字的一部分獨體字如指事字也是在象形漢字的基礎上加筆而造的，一部分合體字如會意字也是幾個象形字並書而生成的。

(2) 一個“字”與一個音節對應

韓文在形體上與其他拼音文字迥然有別，是因為韓文的“字”的概念與漢字一致，都有音節與“字”的對應關係：一個音節對應一個字。

韓文依照“合字法”原則，以音節為單位，把韓文音節的初、中、終聲結合寫成一個“字”。

因而韓文就有了音節文字的屬性；漢語的音節與漢字有傾向性的對應關係，絕大比例是一一對應關係。

(3) 文字的二維空間組合性

韓文是由兩到三個母音、輔音字素，在二維的空間中上下或左右組合成一個字，47個字素可以構成11,172個韓文字，呈現六種結構類型；漢字也是有限的部件組合成所有的漢字，這就會造成不同數量的部件在同一個大小的方塊中分配了不同的位置，或者同一部件在不同位置發揮不同作用，最終呈現出各種各樣的結構類型。

3.1.2 共時角度

韓文與漢字的基本筆劃與結構類型基本相同，這兩種文字在視覺感知上有一定的相互影響，但是在區別特徵上卻存在著相當大的區別。

漢字與韓文各自都有筆劃、部件、整字的三個層次，而各個層次上兩種文字各有不同的區別特徵：漢字的區別特徵是從筆劃層次開始的，其次是部件層，再次是字層（彭聃齡：2003）。而韓文的筆劃是最小的書寫單位，但並不是最小的認知單位，韓文的識別是從筆劃分析到結構分析，最終識別整字（이양等，1998）。但是，對已能熟練運用韓文體系的人而言，識別韓文的途徑有所不同，對於熟練運用韓文的成年人來說，識別韓文過程中可以省略筆劃的分析。也可以說，雖然韓文也是由筆劃組合而成的，但是韓文的筆劃並不是識別韓文的最低層次，細微的韓文筆畫的差異對韓文的識別並沒有影響。

3.3 偏誤具體案例分析

3.3.1 鉤筆的省略

鉤筆省略偏誤是韓國學生漢字書寫偏誤中偏誤率最高的偏誤，鉤筆在韓文筆畫中不存在，韓國學習者認為鉤筆是最瑣碎的漢字筆形，只是增加書寫負擔，因而常常把它省略。所以需要快速書寫的 HSK 作文語料中鉤筆的省略比較突出。調查結果表示，韓國學生因韓文書寫習慣的遷移，而對漢字的鉤筆的區別特徵瞭解得不完整，即便判斷鉤筆偏誤，但書寫時還是隨意添加或省略。

3.3.2 點筆偏誤凸顯：點筆與短橫、短豎混淆

漢字的點筆在韓文筆畫中也不存在。不過，我們認為，韓文的兩種筆形與漢字的點筆很相似，一是輔音字素“ㅇ”、“ㄷ”的上頭“**┘**”，一是在韓文的變化中消失的母音字素——圓點“·”：輔音字素“ㅇ”、“ㄷ”的上頭“**┘**”在韓文形體的演變過程中，經歷了從短豎、點筆到短橫的變化過程。圓點“·”也是在韓文實用化階段中變成豎筆或短橫。而現代的韓文字形允許這些歷來的韓文形體的寫法。因而韓國學生受到韓文書寫的影響，書寫漢字時也不區分點筆、短橫、短豎，就將這三種筆形混淆使用。

我們分析了韓國學生的漢字點筆偏誤，發現了有趣的偏誤情形。韓國學生的點筆偏誤有規律，點筆在整字中處於的位置決定偏誤情形：點筆位於整字的上部時學生將點筆寫成短豎，




如“**病**（病）、**底**（底）、**注**（注）”。這種偏誤就像韓文輔音字素“ㅇ”、“ㄷ”的上頭“**┘**”似的，“**┘**”也是位於韓文字素的上部；點筆位於整字的左邊時寫成短橫，“**外**（外）、**不**（不）、**下**（下）”。這也和韓文圓點“·”的寫法一致，韓文的字素圓點與中性元音“ㅣ”結合時寫成短橫，“**ㅏ**、**ㅑ**、**ㅓ**、**ㅕ**”。我們不難看出韓文書寫與韓國學生的點筆偏誤的關係。





另外，韓國學生因不區分漢字筆形的短豎與點筆，而導致形似部件——尚字頭與興字頭的混用。韓國學生經常把尚字頭寫成興字頭或把興字頭寫成尚字頭，如“**學**（學）、**常**

(常)”。在問卷中，“常”的正確率很低，僅有36%。這個結果也證明了學生對短豎與點筆瞭解情況。






3.3.3 撇、捺、提筆的直線化

韓文的四種筆形中斜線可以與漢字的撇、捺、提筆對應起來。但是斜線與漢字的這三種筆形還是很大的區別。韓文的斜線是很直，而漢字的撇、捺、提筆是曲線。因而韓國學生寫漢字的這三種筆形時，寫得很直，曲線的幅度很小。在這三種筆形中，呈現了捺筆寫得不到位，撇筆寫成豎筆，提筆寫成橫筆等的偏誤傾向。而且撇筆和提筆的偏誤還有以下的深層原因：




3.3.4 撇筆寫成豎筆：在韓文系統中，韓文的撇筆可以與豎筆混淆使用，並且在韓文筆畫中豎筆較多而撇筆鮮見，因而韓文書寫者常常把韓國的撇筆寫成豎筆。這些韓文書寫習慣遷移到漢字書寫中，將漢字的撇筆寫成豎筆，如“ (師)、 (並)、 (笑)”。

3.3.5 提筆寫成橫筆：在通史的韓文筆形中，相當於漢字的提筆的筆形是從橫筆變化而來的，並且僅出現在“”字素中。提筆在韓文筆畫中占的比例極少，而且是幅度很小。對韓國書寫者來說，運筆方向為從左下到右上的提筆還是陌生的筆形，而且在韓文系統中提筆可以與橫筆混淆使用，因而韓文書寫者把提筆寫成運筆方向熟悉的橫筆。因此韓國學習者寫漢字時，將提筆寫成橫筆。在包含提筆的“兩點水、三點水、壯字旁、提手”等部件的漢字中，把提筆寫成橫筆，如“ (習)、 (狀)、 (打)”。

3.3.6 筆向偏誤

撇筆的筆向是從左上到右下的運筆方向，該筆向在韓文文字體系中很少見，因而學生把它改寫成熟練的其他筆向的筆劃，要麼寫成橫筆，要麼寫成從左上到右下的筆形，如“ (種)、 (和)、 (我)”。包含倒八字部件的漢字經常把點撇筆到寫成八字，如“ (說)  (送)”。

3.3.7 點、撇、提筆沒有筆向

韓國學習者寫的點、撇、提筆常常失去了運筆方向，而畫成雜亂無章的線條或者寫成另一個筆劃。這些筆形偏誤反復出現在包含這三個筆形的部件字中。譬如，包含點、撇、提筆的“水”部件，點、提筆的“病字頭”，“橫四點”經常沒有筆向，而將三個筆形混淆寫，如“ (求)”，“ (病)”，“ (盡)”。

3.3.8 增減筆的偏誤很少

增減筆是韓文的一項重要區別特徵，因而韓國學生對漢字的增減筆特徵還是很敏感，在問卷中增減筆的糾正率較高。在增減筆上韓文書寫習慣的正遷移現象很顯著。

3.4 漢語水準因素

部件結構偏誤並不是因漢字部件的結構層次而不同，而是因漢語水準而不同，學生的部件結構意識是隨漢語水準的提高而提高，漢語水準與部件結構偏誤呈現正比。

間架結構是漢字的特徵，韓文的傳統書寫採用了這一特徵，韓文的整字類似於漢字的間架結構，但間架結構不是必然的，可以脫離方塊的均衡而形變，導致點筆的脫方塊、部件之間的距離過大、筆劃沒有形變等的結構鬆散偏誤。

其中部件之間的距離過大或形變引起的偏誤隨漢語水準的提高而逐漸減少，但點筆的脫方塊的偏誤並沒有隨漢字水準而消逝，高級水準的學生的漢字書寫中並不鮮見。

四 漢字書寫偏誤的解決策略

針對韓語背景的漢語學習對象，應對偏誤的針對性策略如下：

對教師來說，明確“國別化”具體內涵，細緻區分學習對象，分析其學習特徵，確定漢字教學側重點及教學方案，同時強化漢字書寫練習的任務設計。

對韓國學習者來說，全面把握漢字形體特徵，以點、撇、體、捺筆為重點，加強筆劃教學。

限於篇幅，具體的教學策略我們將另文論述。

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安然、單韻鳴，非漢字圈學生書寫漢字及修正過程的個案研究[J]。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2006, 03(8-16)

陳絨，日本學生書寫漢語漢字的訛誤及其產生原因[J]。世界漢語教學，2001, 04(75-81)

陳建萍，韓國留學生漢字學習字形偏誤淺析[J]。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08, 08(119-120)

陳榴，韓國漢字詞語的語義變遷[J]。漢字文化，2006, 03(44-46)

範可育，從外國學生書寫漢字的錯誤看漢字字形特點和漢字教學[J]。語文建設，1993, 04(28-31)

高立群，外國留學生規則字偏誤分析——基於仲介語語料庫的研究[J]。語言教學與研究，2001, 05(55-62)

郭聖林，漢字的筆劃特點與外國學生漢字筆劃偏誤[J]。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2008, 04(63-69)

黃貞姬，《HSK漢字等級大綱》中的漢字與韓國教育用漢字的字形比較[J]。漢語學習，1998, 01(42-45)

江新，中級階段日韓學生漢語閱讀中字形和字音的作用[C]。漢語口語與書面語教學——2002年國際漢語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雲南昆明，2002

江新，不同母語背景的外國學生漢字知音和知義之間關係的研究[J]。語言教學與研究，2003, 06(51-57)

江新、柳燕梅，歐美學生漢字學習方法的實驗研究——回憶默寫法與重複抄寫法的比較[J]。世界漢語教學，2003, 01(59-68)

江新、柳燕梅，拼音文字背景的外國學生漢字書寫錯誤研究[J]。世界漢語教學，2004, 01(60-70)

江新;趙果, 什麼樣的漢字學習策略最有效?——對基礎階段留學生的一次調查研究[J]. 語言文字應用, 2002, 02(79-85)

呂必松, 漢語和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M].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第150頁。

孟柱億[韓], 有韓國特色的漢語教學的構想[A]. 見呂必松主編《漢字與漢字教學研究論文集》,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52-59)

孟柱億[韓], 漢字對韓國學生的正負遷移[A]. 見孫德金主編《對外漢字教學研究》, 商務印書館, 2006(376-386)

潘景景, 韓國和歐美學習者漢字識別中的加工策略研究[D]. 碩士: 北京語言大學, 2007

潘先軍, 漢字基礎在韓國留學生漢語學習中的負遷移[J]. 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 2004, 03(62-64)

朴恩實 韓國學生漢字錯字成因研究——母語文字的書寫習慣負遷移[D]. 碩士: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彭聃齡, 漢字識別與連接主義模型[A]. 見趙金明主編《漢語學習與認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2003(191-206)

齊曉峰, 韓國語漢字詞的母語遷移與教學對策——以《韓國語》中的雙音節漢字詞為中心[J].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 2008, 02(63-70)

奇化龍, 中韓同形詞正負遷移初探[J]. 漢語學習, 2000, 01(46-50)

全香蘭, 中韓漢字比較研究[D]. 博士: 山東大學, 2001

全香蘭, 韓國的漢字現狀[J]. 漢字文化, 2000, 04(40-43)

全香蘭, 針對韓國人的漢語教學——“文字代溝”對對外漢語教學的啟示[J]. 漢語學習, 2003, 03(70-76)

全香蘭, 漢韓同形詞偏誤分析[J]. 漢語學習, 2004, 03(56-61)

全香蘭, 韓國人的漢字字音認知基礎及教學[C]. 見孫德金主編《對外漢字教學研究》, 商務印書館, 2006(358-376)

全香蘭, 韓語漢字詞對學生習得漢語詞語的影響[J]. 世界漢語教學, 2006, 01(77-84)

全秀貞[韓], 關於韓國學習者掌握漢字情況的分析[D]. 碩士: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 2000

孫德金主編, 對外漢字教學研究[M]. 商務印書館, 2006

王建勤, 外國學生漢字構形意識發展模擬研究[J]. 世界漢語教學, 2005, 04(5-17)

徐子亮, 對外漢語學習理論研究二十年[J]. 世界漢語教學, 2004, 04(63-73)

徐子亮著, 漢語作為外語教學的認知理論研究[M]. 北語教學出版社, 2000(59-74)

張旺熹, 從漢字部件到漢字結構——談對外漢字教學[J]. 世界漢語教學, 1990, 02(112-120)

[韓文部分]

과학기술처, 한글 메타 폰트 개발과 응용에 관한 연구[A]. 과학기술처, 1991(95-134)

남궁재찬, 문서 인식을 위한 한글과 한자의 구별과 한글의 형식 분류에 관한 연구[A]. 광운대학논문집, 1990(153-164)

안병희, 한글의 창제와 보급[A]. 민족의 글자_한글, 신세기특별전, 국립중앙박물관, 2000(174-183)

안상수, 한글자형의 원형태 연구[A]. 제 2 회 한글과 한글정보처리 학술대회 논문집, 1992(598-610)

- 이광오, 자모 대체 수행에 나타난 글자의 내부구조와 음절과의 관계[J].
한국심리학:실험및인지, 1995,07(57-69)
- 이광오, 한글단어인지과정에서 표기법이 심성어휘집의 구조와 검색에 미치는 영향[J].
한국심리학:실험및인지, 1993,05(26-39)
- 이양,김정오, 반복 효과에 대한 대비설의 검증[A]. 한국 심리학회 연차대회 학술
발표 논문 초록, 1998(79-81)
- 이영애, 한글 글자의 시각적 체제화[J]. 한국 심리학회지, 1984(4-3,153-170)
- 洪允杓, 한글 字形의 변천사[A]. 《글꼴 1998》, 한국글꼴개발원, 1998
- 金斗植, 《국문정리》에 나타난 한글 글꼴 특성에 관한 연구[J]. 한국출판학연구,
2004, (5-40)
- 金斗植, 한글자형변천에 관한 연구[A]. 《글꼴 2003》,문화관광부, 2003b, (37-146)
- 金斗植, 한글 자형 대표글자 선정에 관한 연구[J]. 한국출판학연구, 2003a,(34-64)
- 金斗植, 한글 판본 글자꼴의 변천과 특성에 관한 연구-한글 창제부터 19세기까지[J].
한국출판학연구, 2000,(7-26)
- 金斗植, 한글 서체의 직관적 수용에 관한 연구 -대학생을 중심으로[J].
한국출판학연구, 1999,(13-42)
- 李在田, 韓國의漢字教育現況[J]. 한일잡지, 1991,12(124-131)